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文学典
下
(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七十二卷目錄

說部總論

吳訥文章辨體

徐師曾文體明辯

說部藝文一

書源溪先生愛蓮說後

跋黃希明字說

說部藝文二

司空圖海教所王公閱標三錄述以圖說見遠

賦詩二章爲報

說部紀事

說部雜錄

解部總論

徐師曾文體明辯

解部藝文

題大極西銘解後

解部紀事

解部總論

吳訥文章辨體

徐師曾文體明辯

解部紀事

解部雜錄

文學典第一百七十二卷

說部總論

吳訥文章辨體

說解

按說者釋也述也解說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爲之辭也魏晉六朝文獻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輝煌而諸詠是豈知音者哉至昌黎韓子惲斯文之日弊作師說抗顏爲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爲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緣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云說須自由己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詳贖爲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劍爲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焉

徐師曾文體明辯

按字書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於說卦漢許慎作說文亦祖其名以命篇而魏晉以來作者絕少獨曹植集中有二首而文選不載故其體闕焉要之傳於經義而更出己見縱橫抑揚以詳贖爲上而已與論無大異也此外又有名說字說其名雖同而所施則異故別爲一類後漢士冠三加三德而申之以字辭後人因之遂有字說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辭之濫觴也雖其文去古甚遠而丁寧訓詁之義無大異焉若夫字辭說辭則似古辭而爲之者也然近世多尙字說故今以說爲主而其它亦並列焉至於名說名序則提此意而

推廣之而女子亦得稱字故宋人以女子名辭其實亦字說也

說部藝文一

書源溪先生愛蓮說後

宋朱子

古愛蓮說一篇蓋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嘗以愛蓮名其居之堂而爲是說以刻焉嘉得稿開而伏讀之有年矣屬來守南康郡實先生故治然寇亂之餘訪其遺跡雖壁記文書一無在者竊竊懼焉既與博士弟子立祠於學又刻先生象太極圖於石通書遺文於版會先生曾孫直卿來自九江以此說之墨本爲贈乃復寓其名於後園臨池之館而刻其說置壁間庶幾先生之心之德來者有以考焉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謹記

跋黃希明字說

元黃潛

易大泉離之體十有六段爲火或爲電獨離明夷四體爲日大明日也故傳不曰日而皆謂之明用易者之於日取其明而已然愚觀易之稱名取類也不一晉之衆象則稱明出地上而象言麗乎大明者明在彼也衆言自昭明德者明在我也新安黃君名晉而字希明夫希之爲說也善也惟無善其在彼而觀

其在我者焉斯有以合其明矣君以字說來求予題識其後乃爲本諸易而申言之如此云

說部藝文二

司寇臨海敬所王公閱歷三鎮遠以圖說見遺賦詩二章爲報 明朱彥姪

鳴笳伐鼓出居庸馮軾邊城萬騎從每飯未嘗忘鉅鹿一編今已盡虛龍行專圖外紆籌策歸向尊前論折衝莫道蒼生無劍術箭中霜色吐芙蓉

一望重關塞草枯主恩持節視防胡九邊烽火塞帷浮三鎮軍聲指掌呼上谷去天低倚劍黃河如帶穩飛騎平收聚落風沙色月入山陰華障圖

說部紀事

樂城道官公解詩時年未二十初出魚藻免且等說會祖編札以爲先儒所未喻

說部雜錄

陸機文賦說輝煌而誦誼

學齋帖壁左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屈平離騷經一篇之中因以香草而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橘頌一章朱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橘隨地爲枳也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移徙也未乃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爲象而效法之亦因以自託余因文公之言而謂離騷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爲花之君子亦以自況與屈原千古合轍不單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字詠橘誦蓮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蓋心誠之所發越萬物皆備於我之所著形是可敬也讀者宜精體之 林泉隱居周子愛蓮說一篇僅百餘字形容蓮葉之可愛宛然如在目前蓋不必求太極於梅枝而全體呈露矣

解部總論

徐師曾文體明辯解

按字書解者釋也揚雄始作解嘲世遂倣之與論說議辯蓋相通焉此外又有字解則別附名字說類

解部藝文

題太極西銘解後 宋朱子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譏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解部紀事

漢書揚雄傳文帝時丁傅並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十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客有難元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 趙壹傳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倜儻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

唐書韓愈傳元和初愈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論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誦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亂未分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幸以錄名一藝者無不磨展磨剔抉剔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進者多而不提諸生業愚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乎後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元食多

務得細大不相遺膏油以繼晷常兢兢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動矣厭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塗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倖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履讓郁合莫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芒涯周詩商盤佳屈聲牙春秋謹嚴方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費昶先生之於文可謂闢其中而翫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是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單南輿三年博士亢不見治命與仇謀敗歟時冬燬而兒號寒年豈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程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榑構榱條僂橰間居樸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韓延巧拙紆餘爲朝卓舉爲傑校短量長唯恐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遁以明徹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宗王太倫以典述陳於楚廢死蘭陵是一儒者吐詞爲經奉足爲法絕類離倫侵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說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車錢歲糜粟菓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應常塗之促促陳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無計班資之榮辱度量已之所稱

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營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辯部總論

吳訥文章辨體

知

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辯曰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敘古今治亂相薄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己不能自己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蓋非徇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爲作文格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辯柳子厚辯桐葉封弟讖者謂其文數孟子信矣大抵辯須有不得已而辯之意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爲

徐師曾文體明辯

辯

按字書之辨別也其字從音或從形近世魏校補從刀而古文不載漢以前初無作者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實出於孟莊蓋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覆曲折之詞登之故今取名家諸作以式學者其題曰某辯或曰辯某則隨作者命名之實非有異義也

辯部紀事

唐書李賀傳賀字長吉果出鄉王後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韓愈爲作諱辯然卒亦不就舉

辯部雜錄

樂城遺言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辯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文學典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典

第一百七十三卷目錄

戒部總論

劉鑑文心雕龍

王通中說

徐師曾文體明辨

戒部藝文一

唐令長新戒

古今家諫序

跋向伯元遺戒

戒部藝文二

和皇太子重雲殿受戒

尚書省受誓誠胎太廟裴丞

沁園春

前詞

戒部紀事

戒部總錄

同對部總論

吳訥文章辨體

徐師曾文體明辨

同對部藝文

主上於奉天門賜坐黃香供茶午就賜香同以

宗門大意首以香山什囉囉以迎葉厥化爲對

喜賦詩以獻

唱和

前詞

同對部紀事

同對部總錄

同對部總錄

難釋部總論

徐師曾文體明辨

難釋部紀事

七部總論

筆虞文章流別論

吳訥文章辨體

徐師曾文體明辨

七部藝文

七部序

七部紀事

七部雜錄

連珠部總論

吳訥文章辨體

徐師曾文體明辨

連珠部藝文

連珠序

上注制旨連珠表

連珠部紀事

連珠部雜錄

文學典第一百七十三卷

戒部總論

劉鑑文心雕龍

節策篇

戒者慎也禹湯之刑休若文王至書在三同極漢高

之勅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以

下各始末戒戒女戒足稱辭矣

王通中說

同易篇

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遠之難進也故君子思

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切而不指動而不怨幽而

不陷直而有禮其惟誠乎

融樂篇

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教慎所未見懷懼

所未聞刻於盤玉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禍事其

誠之功乎

徐師曾文體明辨

戒

抄字書云戒者警勸之辭字本作誠虞之別名欽淮

南子載堯戒曰戰戰兢兢日邁一日人其頤於山而

頤於堉至漢杜篤作女戒而後世因之借其文弗

傳焉必未若堯戒之簡也其間或用散文或用韻語

故分爲二體云

理學彙編文學典第一百七十三卷戒部

第六三六冊 之四五葉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戒部藝文一

唐令長新戒

宋歐陽修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元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傳者六世人皆學不以爲貴也元宗自除內難遂致太平世後以爲英華之主然不知其與治之助用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未矣然鮮克有終明哲所不覺情義新戒凡六其一柯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肥水其五

古今家範序

蘇轍

老子曰慈故能勇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予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訓厥後行禮絕板注茲可以備傳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禮之隨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風而敏於母母賢能其義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範得四十九人以示教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合衆父母之心以通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教讀之而嘆曰雖有悍子怨關於市真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遇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警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警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賦向伯元遺戒

朱子

自佛敎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逮閭閻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考子之徒厥苦半寂寂亦似其所爲歸隨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惟姚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於家尊聞行知不以老而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爲世俗所爲遺囑者筆札端好詞意遒嚴與平日不少異諸溫士伯等奉承遺教不敢失墜既又刻諸石以貽久遠聞以視嘉慶焉以爲此書之行可爲世法者誠能因而推之盡去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善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爲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景諱書

戒部藝文二

和太子重雲殿受戒

梁庾肩吾

皇明執東曜帝居北辰小乘開治道大覺拯蒼生珠璣同義路分流合智津傳香引上德列仗進名臣連闕如雲圖雲更似真鏡山街殿影梅梁落梵塵苑桂恆留雪天花不待春萬年蓬壺千生值法身天衣初拂石豆火微燃香雲裏無報一輕毛塵有因

尚書省受誓詔唐太尉裴丞相 唐儲光義

皇家有恆憲嘉祭崇明祀嚴車伊洛問受誓文昌裏沈沈雲閣見精神城烏起層已照衣冠庭鳴劍履裝同念私親假望臨清祀點翰欲何言相思從此始

沁園春

宋辛棄疾

杯汝前來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病呻吟猶苦于今喜氣似奔雷漫道古今遠者醉後何妨延便埋埋如許歡欣於知已真少恩哉 更想歌舞爲媒算合作人國爲壽猶恐疾風小大生於所愛物無美惡則爲災與成言勿留爲退吾力猶能醉汝杯杯再拜進之即去有召須來

前調

前人

杯汝知乎酒是難逢之飲更莫高陽入酒都無礙

白杜廣初童正得雲當細數從前不嫌餘恨歲月都
將銷業理君詩好似提壺却勸沽酒何哉 君言病
豈無煤似壁上雕弓蛇蝎指記醉眠陶令終全至樂
獨醒屈子未免沈英欲離公言恐非勇若司馬家兒
解覆杯還堪笑借今宵一醉爲故人來

戒部紀事

讀書鏡武王問五帝之謠於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謠
曰吾居民上播播慈父不至朝饑金人三封其口曰
磨兒堅慎勿言

歸子昔馬公使康叔守商戒之曰無殺不辜車失有
罪亦有無罪而見誅亦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說苑昔成王封周公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
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
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

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書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

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

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

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磨智而守

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也謙德

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讓者先天下亡其身榮

封是也可不慎乎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

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誠之說

子其無以魯驕士矣

後漢書馬援傳初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
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
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
短是非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車死不顧關子孫有
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冀補結清
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
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
勿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濟窮無
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顧汝曹効
也効伯高不得爲效之土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
鶩者也効季良不得爲焉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
成反類狗者也此今季良尚未可知抑將下車輒切
齒州郡以爲吾曹當爲豪心是以不顧子孫効也季
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爲
行浮薄亂羣暴衆伏波將軍高里還書以諷兄子而
梁松固以之交結將尉其輕侮敗亂諸夏書奏帝
召貴松因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
得不罪詔免保官由高名遂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
此權拜零陵太守

鄭元傳元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思曰吾來舊實
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斯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
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
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精六藝粗覽傳記時親
秘書衛術之典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種以娛
朝夕遇閭尹攬勢坐黨衆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奉
賢良方正有違辟大將軍三司府公事再召此厭件
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

理學集編文學典第一百七十三卷戒部

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遠先聖之元惠思暨百
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端吾才故聞命同從而黃巾爲
害洋洋南北復歸邦鄉入此重來已七十矣有素養
落仍有失張素之嫌與便令傳家今我告歸以老歸
兩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草屨以終樂自非弄園君之
命開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親省野物胡言扶杖出門
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吾聞義興一夫會無兩生相
依其助求君子之道研鑽勿得收獲成德以近有德
顯譽成於微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樂於
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杖見之緒頗
有謙虛之高自樂以給費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未
所慎慎者徒以亡親墳墓未成所好書畫筆皆腐敗
不得於腹實爲定傳其入日西方暮其可圖子家
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他他業非飲食薄衣服節
夫二者尚令吾寡僕若忍忘不識亦已焉哉
東觀漢記樊宏爲人謙恭常戒其子曰富貴盛衰未
有能終者天道盈滿而好謙前世貴戚明求也保身
全已豈不樂哉

三國魏志陳思王植傳植年十歲餘隨父歸許及辭
賦數十萬言性簡易不事華麗太祖征孫權使植
守部戒之曰吾昔爲領兵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
無悔於今今汝年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晉書庾亮傳亮孤兒女曰芳時時服既具哀乃刈
荆荊爲簪希召諸子集之於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
乎汝少孤汝遠汝不汝茲茲今汝適人將事舅姑
還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君之爲美欲溫恭
朝夕雖休勿休也

古今圖書集成

魏晉才苑傳性寬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明敏多智凡所爲詩賦頌論并雜文百有餘篇又孔氏愛士恬靜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導子孫焉

隋書賀若弼傳若弼父教以武烈知名仕周爲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誅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劍刺弼舌出血誠以償口

舊唐書禮儀志貞元六年有事於南郊詔以皇太子爲亞獻親王終獻上開禮官亞獻終獻合受誓誡否傳見曰準開元禮獻官前七日于內受誓誡詞云各攝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今以皇太子爲亞獻請改其詞云各攝其職肅奉常儀從之

戒部雜錄

河東集子厚三戒臨江之虞則序所稱依勢以干非類也對之賦則出技以逞強也未某氏之賦則藉時以肆學也此皆世人之常態耳故特揭以爲戒云蘇軾曰子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常悼世之人有妄怒以招悔欲並而彰者遊吳得一事於水濱之人亦似之作河豚魚而敗魚二說非有意乎柳子厚者也亦聊以自警

老學庵筆記鄭康成自爲書遺子金馬其末曰若忘

忘不離亦已焉後此正孟子所謂父子之圖不責善也蓋不責善非不示以善也不責其必從耳則謂明命于詩曰夙興夜寐爾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彼用康成語也

問對部總論
吳訥文章辨體

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錄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解嘲實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洪氏景廬云東方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解嘲尚有嘲時自得之妙至於班固之責嚴褒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章句有屬國之令人可厭追韓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肯出於藍也徐師曾文體明辨

問對

按問對者文人假設之詞也其名既殊其實復異故名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遠古篇之類是也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其它曰難曰詰曰答曰應又有不同問對之類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問對其詞詳見於左傳史記諸書後人做之乃設詞以見志於是有問對之文而反覆縱橫可以抒情

曹而通章處若其詞雖有問對而名實別體者則各在其類云

問對部藝文

主上於華天門賜生養香供茶午就賜齋同以宗門大意首以靈山付囑繼以蓮華感化爲對
喜慶詩以獻
明僧來復

蓮華雲氣遍裝裝對天門日未斜廊廊別分香積飯龍圖觀上方茶設陪廣佛生同劫最喜華夷共一家山野自新無種散花瑛樹樹樹如

問對部月

宋方岳

月亦老乎勸爾一杯酒就平生事吾問汝開闢自何時有乾坤使原有當年幾許鴻荒幾幾遷已吾今斷自唐虞起索帝曰放勳甲辰歲祚數至今宋嘉熙凡三千五百廿年餘歲而後風傳星曆老矣奔馳歲蟬吞吐定應衰矣 瞻月豈無語吾親人壽幾幾烟燭雙眸子明清無過幾兒但後到中年停於飲耗那堪老矣知何似以此推之吾言有理不能不自疑耳吾古時月與今時異似則個人不干於但見

今冰輪如洗阿誰會自前古看到隋唐世幾時明漸
幾時昏暗畢竟少晴多雨須臾月落夜何其曰先生
真之姑醉

前詞 月對

前人

月曰不然君亦怎知天上從前事吾語汝月豈有弦
時奈人間并觀乃爾休浪許磨家緣慙而已誰云魄
死生明起又明死魄生循環晦朔有老死自照照妄
相傳月過日光餘數萬古誰知了無虧玉斧修成銀
蟾奔去此言荒矣 噫世已堪悲聽君歌復解人頤
桂魄何曾死寒光不減些兒但與日相望對如兩鏡
山河大地無疑似待觀聖觀之冰輪漸側轉斜繞一
鉤耳論本來不與中秋異恐天問靈均未知此又底
用破池重洗乾坤一點矣氣寧老人問世飛上天來
摩挲月去纖信有晴無雨人生圖圖幾何其且徘徊
與君同醉

問對部紀事

漢書揚雄傳雄從至射熊館選上長楊賦聊因筆墨
成文章故稱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
後漢書班固傳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威東方
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實戲以自適
焉
張衡傳衡爲太史令遂乃研陰陽妙盡璇璣之正
作渾天儀著靈憲算周論旨甚詳明順帝初再轉復
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

史應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云
晉書郭璞傳璞既好卜筮精神多笑之又自以才高
位卑乃著客傲

問對部雜錄

河東集天對注天問者乃屈原之所作也漢王逸序
云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嘆憂
憂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
地山川神靈瑋瑋備載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
壁呵而問之以潔憤懣舒寫愁思乃假天以爲言焉
故作天問此子厚取天問所言隨而釋之遂作天對
云子厚於騷賦雖幾一與實未會知天問中與義是
作從以艱難之詞文其淺易之說也故予舊評天問
云凡義皆於發難生情若一指破縱解頤之論亦覺
無味况所對大不合所問乎洪興祖曰天問之作其
旨遠矣蓋曰遠古以來天地事物之變不可窮窮欲
付之無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於吾心者不可以不
發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變化世思慮知識
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問耶以寄吾之惑耳楚之興
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固無人其我知也
知我者其天乎此天問所爲作也太史公讀天問悲
其志者以虛構宗元作天對失其旨矣朱熹曰天問

之問雖或係其理之可推事之可變者向來有
之而舊注之說徒以多識異聞爲工不復能知其所以
問之本意與今日所以對之明法至唐柳宗元始
欲質以義理爲之條對然亦未開通而誇多尚巧
之意猶有維乎其間以是讀之常使人不能無遺憾
云

晉問注子厚晉人實以楚之故都爲重故設武陵之
問而悉以晉之名物對之皆之以山川蓋山川其本
也所言兵暴良馬美材佳魚鹽利之美儘足以誇示
天下矣至言文公霸業之盛則物產不足言矣終以
唐堯之風則霸業又不足言矣故見無答嘗取此文
以讀楚辭曰枚乘七發蓋以徵吳王濞母反晉問
亦七蓋效七發以風時君薄事役而馳道實云
清波雜志國宋慶壽典禮千古未聞錫獵施澤下逮
士庶婦人高年亦加版授誠不世之恩也然增知年
甲偽冒漫出向來臺臣固已論列而嚴保任之制近
見一文士作溫陽老人對切中此弊其辭曰溫陽之
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
舉行曠世之典有采樵者過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
上皇德壽宮率王后上千萬歲壽肆大號加恩區內
無關於已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前者而授之
官復何爲與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與年
踰期願若爲而未及對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
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行以長貴賤之年促
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身不具毛褐不
知冰綯露敷之爲麗服也口不厭藜藿不知膳膳約
胎之爲珍羞也目不覩駟馬之邑而蓬頭跣足之與

古今圖書集成

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嘆歌吹嘯之爲樂今吾雖聞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吾以二富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昭不相應是以爲未及又有取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數求以應昭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困言之矣是所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有越之徒歟吾儕小人不敢求其比德者矣而退煥既得其說竊惟主上孝奉三宮十年一講盛禮鴻恩錫類方典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章之庶幾名器增重不致冒濫人方得以爲榮

并觀瑛言子厚答問效東方曼倩答客難體也然子厚之慰不如曼倩之安

難釋部總論

徐師會文體明辨

按子書云釋解也解之則名也蓋自蔡邕作釋海而卻正釋誤皇甫謐釋勅東晉元居釋相繼有作然其詞旨不過通相祖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即此二篇亦可以備一體矣

難釋部紀事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使蜀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陳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以獨父老爲辭而已諸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

漢書東方朔傳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戰戰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諷諍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論

三國志鄧正傳正性濟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傳張蔡之傳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官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就曰釋議其文繼於崔瑗達旨

晉書束皙傳皙性沈退不慕榮利作元居釋以擬客難

曹毗傳毗累遷尚書郎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對儒以自釋

夏侯湛傳湛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

北齊書樊遜傳遜爲臨漳小吏縣令裴斐詰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通上清德頌十首累大加賞重擢爲主簿仍屬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牟琰等爲還賓客人有議其靖默不能趨時者暹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何必深山萬壑之下

遊借陸沉公子爲主人擬客難製客辭以自廣

七部總論

華虞文章流別論

七

七發造于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與入聲厥瘵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饜服淫靡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濁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通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辨士講論之極而豁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亂論之義也其流達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瑗賦作七依而假非百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僕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風吾恐其不免于勸也

吳納文章辨體

七體

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枚乘七發繼以

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爾隨筆云枚生七
 發創意造端雖自朕辭固爲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
 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
 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微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
 及唐柳子厚作皆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
 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
 不廢七體雖尚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
 自柳子厚後作者未聞迨元稹伯長之七觀洪武末
 王三老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於前人至其論
 議又豈七發之可比焉
 徐師曾文體明辯

七

按七者文章之一體也詞雖八音而問對凡七故謂
 之七則七者問對之別名而楚辭七諫之流也蓋自
 枚乘初撰七發而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崔
 瑗七蘇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
 機七微桓麟七說左思七風相繼有作然攷文選所
 載唯七發七啓七命三篇餘皆略而勿錄

七部藝文

七啓序

魏曹植

昔枚乘作七發傳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
 依辭各美麗予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七諫序

晉傅元

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歆崔駰李尤
 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
 激七興七依七說七獨七舉之篇於通儒大才焉季
 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廣張遠七辯或

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驅魂夢而託魂詠揚璋播
 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美質述作有陳
 王七啓王氏七釋楊氏七調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
 海並陳前而遷後揚清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
 明多稱七激爲工餘以爲未盡善也七辯似也非張
 氏至思比之七微未爲劣也七釋食曰妙哉吾無間
 矣若七依之卑傑一致七辯之纏綿精巧七啓之奔
 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七部紀事

後漢書傳毅傳毅以顯宗求賢不爲士多隱處故作
 七激以爲諷
 宋史晁補之傳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太子少傅
 趙五世孫宗整之曾孫也父端有工於詩補之聰敏
 強記總解字即善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
 父官杭州作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
 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開筆矣又
 稱其文博而儻絕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舉
 進士

七部雜錄

聞見後錄曹植七啓言食味方遼之果龜張協七命
 言食味丹穴之雉極盛饌而二物似不宜充庖也
 容齋隨筆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雖自朕辭上薄騷
 些蓋文章領袖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
 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
 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元又集之以
 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凡格柳子厚曾問
 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并激越清壯漢晉之間
 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
 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
 駰遠旨班固實嚴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舉句寫
 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毛
 穎傳初成世人多笑其怪誕裴晉公亦不以爲可惟
 柳子獨愛之韓子以文爲戲本一篇耳妄人既附以
 華華傳至於近時羅文江瑤葉嘉隆吉諸傳紛紜雜
 沓皆託以爲東坡大可笑也
 容齋五筆都陽素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徐于進士
 都讀始作七談一篇敘土風人物云張仁有篇徐溫
 有說顧雍有論王德遵有記而未有形於詩賦之流
 者因作七談其起事則會以連端先生其止語則以
 畢惠子其一章言海浦影龜山川之險勝番君之靈
 保其二章言演湖蒲魚之利膏腴七萬頃桑桑蠶繭
 之盛其三章言林麓木植之饒水草蔬果之行魚鼈
 禽畜之富其四章言銅冶鑄錢兩爐爲器其五章言
 宮寺游觀王遠仙壇吳氏洞泉叔倫戲陸其六章言
 鄱江之水其七章言樂山之民有陶唐之遺風凡三

千餘字自謂八日而成此之大冲十梭平子十年為

無嫌予偶於故篋中得之惜其不傳於世故表著於此其所引張徐王顧所著今不復存更為可恨也

連珠部總論

吳訥文彙編體

連珠

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漢連珠言漢舊文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貫穿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益多洪武初宋濂王禕有作亦如士衡之數

徐師曾文體明辨

連珠

按連珠者假物陳義以通議論之詞也連之為言貫也貫貫情理如珠之在貫也蓋自揚雄傳述碎文筆為連珠而班固賈逵傳較之流受詔繼作傳元乃云與於漢章之世誤矣然其云辭麗言約合於古詩賦與之義則不易之論也其體概轉或二或三皆對偶而有韻故上於此者必使義明而詞淨事顯而音澤否則恐不免於剽剽之謂邪

連珠部藝文

連珠序

晉傅元

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較三才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賈逵文章弘麗最得其體然也但論言儉而辭碎然旨實未達儒而不豎傳較有文而不典

上注制旨連珠表

梁沈約

竊尋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枚舉論動機捷語班固謂之命世桓伊以為絕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璘也雖復金鑲互轉玉軌並馳研雖優劣參差用謂即令伏獸易以心賦守作思難與連珠水鏡多爾隨其所選明珠燕石貴賤相懸

連珠部紀事

文心雕龍揚雄思文開碑文瑣語擊為連珠

文章緣起連珠揚雄作

三輔決錄趙主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

南齊書沈麟士傳麟士歷居餘干吳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書麟士條止其側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誦之

梁書丘遲傳高祖著連珠諸事臣擬作者數十人選文最美

名山藏嘉靖中帝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鄭主厚

煥則不使而獨作四箴十連珠以諷切帝四箴曰居敬曰窮理曰克己曰存誠其連珠十篇曰臣聞連珠之體不付於拙工千里之驥必託之善御是以情身者以損德為憂保國者以失賢為慮臣聞如砥之途人以爲邪徑端夫之語人以爲上乘是以孔孟之門無人而異端雜起堯舜之世既遠而治道難興臣聞衣食足而民富禮文興而訓辭是以農桑必盛於風俗之始彝倫必明於敦學之時臣聞百口言善所以尊傷一心過所以希天然則諛舌易異苦心難便是以棄時者而裕受拒諫而務臣聞水滿易溢月盈易虧是以守謙者不挾德而侮去忠者不兼禍而追臣聞竭民脂而作無益者世不知惜民國家而損下利者士謂非忠然則民饑而君無獨富農足而國不能固是以愛民則福錫於邦址處下則禍起於舟中臣聞文公簡禮春秋加貶鄒衍繫獄夏月飛霜然則不誠獲展罔察權榮是以畏威者克譴天戒敬祖者率由舊章臣聞商鞅尚法秦旋踵以亡仲尼行仁魯三月而治是以萬類取足得衆尚於用百姓無慮求仁先於近譬臣聞臨春於閭澤嗣以盈步處於城宋室將毀是以成湯寬仁不殘道是親政勤恭謹不字矣為恥臣聞被衣棄體充食餒腹民日惟憂耕田南畝墾井西鄰人日惟憚然則與以惠者欲其知樂以利者忘其力是以恩雖面王者之為驕處而霸者之策既奏帝大怒下卿使獄中手詔曰前宗室有誇誇者豈不治茲復數尤王今之西伯也欲為為之厚炕謝罪其長史

連珠部總錄

太平御覽隋志曰梁武連珠一卷沈約注約謂金鑲
互聯玉帛並馳

又唐文志曰謝靈運連珠集五卷

丹鉛總錄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

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

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於韓非任

助文章錄起謂連珠始於揚雄非也

潛確類書論吳辭覽曰連珠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七十四卷目錄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祝文部彙考

文學典第一百七十四卷

祝文部彙考

周禮

春官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而祈福祥求未貞

鄭氏曰宗伯以吉禮事天神地示人鬼大祝又

以事鬼神而為慶蓋宗伯所掌者禮也大祝以爲

信爲事用辭而已故掌六祝之辭所祝雖六其要

不過祈福祥求未貞又曰六祝之求非爲己之

私要使天下均受多福均保正命漢文帝知祠官

祝釐專爲朕躬而不爲民故詔罷之豈先王爲己

計哉賈氏曰此六辭皆祈禱之辭說以告神其

事有六祈福祥即吉祝是也求未貞即年祝是也

特取二事爲總目欲見餘四者亦有福祥求貞之

事項氏曰六祝所以求福六祈所以禱福李

嘉會曰大祝掌六祝六祈六號九祭九拜事至不

一而以作六祝之辭爲先者大祝陳辭於鬼神當

以誠信先之此事鬼神之本項氏曰祈則有所

請天所祐爲福福所兆爲祥鄭康成曰未長也

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

一日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

六曰筮祝

劉執中曰先儒咸以小祝小祭祀候禱之事以解

六辭非也大祝所以祝大事郊祀天地社稷宗廟

大事則用之一曰順祝謂祈三才協順四海和同

二曰年祝謂所祈五氣時若常大有年三曰吉祝

謂所祈時五福數錫庶民四曰化祝謂祈休徵化

被六極以爲豐氣五曰瑞祝謂祈順氣成災天降

甘露地出醴泉六曰筮祝謂祈鬼神龜筮不違於

人大同而封吉六者皆王者內蘊誠明之德達於

天民而天地合德故祝因郊祀各有其辭以祈報

應鄭氏曰六祝曰順曰年曰吉曰化曰瑞曰筮

見於小祝則有新福祥順豐年逆時雨旱風旱

災兵遠舉疾之目互用以參相發明可也順祝祈

豐年也順成之方蟠祭乃通年無必豐之理祝其

順成故及之詩之類年祝求未貞也欲民瞻仁壽

之域有天子之末如父不哭子兄不哭弟之類吉

祝祈福祥也身其康強子孫其達吉有五福之備

無六極之凶是謂吉化祝禱災兵也災兵之起欲

使之銷滅故千戈數舉弓矢變禍亂爲和平移災

立爲歡笑是之謂化瑞祝逆時雨旱風旱也欲時

無風旱而時雨應期所以爲祥瑞貽我來年嘉禾

台榭固豐年之瑞矣必須風雨順旱災消然後有

之故小祝指時雨風旱以爲言是乃瑞祝之證筮

祝遠舉疾也武王之疾周公隨以身代史乃祝開

蓋爲筮書以述其謝過之情冀天地鬼神不加罪

於其身筮祝之爲遠罪疾可知黃氏曰如隨季

梁言曰今民饑而君遂欲祝史矯舉以祭是不稱

其寔也以是筮祝祝史不能正辭而率牲率盛

奉酒醴之際或有僥於其神而祝之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而六曰說

劉執中曰說謂以論說祈求若湯之旱告於考曰

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

歟讓大昌歟六者自食以說天鄭康成曰董仲

舒叔日食祝曰昭昭大明淑淑無光奈何以陰使陽以卑使尊是之謂說 王昭馬曰以辭貴之之謂說若庶氏以攻說喻之之屬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日祠五日禘

劉執中曰祠謂祠享先王于廟祝受尸綴于主人曰皇尸命王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食酢爵再拜稽首受持黍稷懷之實于左袂

鄭司農曰禘謂禘于天地社稷宗廟主為其辭也春秋傳錄之職衛太子蒯曰魯孫蒯賈昭昭告

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則曠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破骨無面夷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受若此之屬

詛祝掌盟詛類造說詛禁之祝號

鄭康成曰詛謂詛之使沮敗也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 賈氏曰按秋官自有司盟之官此兼言之者司盟直掌盟誓之法不掌祝號與辭 易氏曰獻血以詔明神謂之盟詛則詛明神以極

之謂之詛春秋諸侯皆以一時之言言不相信故盟以結之耳然亦有詛焉如鄭伯使出戰大難以詛射賴考叔者非詛乎鄭以大事用盟小事用詛非也盟也詛也類也造也攻也說也喻也華也凡此八事皆告神之祝號其六則大祝之六祈也祝號乃掌于此蓋盟詛之時用此六祈則掌之也

賈氏曰類是以下即大祝六祈大祝不掌祝號故此詛祝與盟同為祝號 王氏曰于人也盟詛

以要之干鬼神也類造攻說喻禁以求之民之所不能免也先王與同患焉因為典禮置官以掌之 彈亂救災于是乎在矣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實邦國之制信

鄭康成曰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於其上 賈氏曰人多無信故為要誓之辭對神要之使用信故云以叙國之信用 黃氏曰祝號非辭盟詛有辭載其所以盟之故而要結於鬼神 王昭馬曰國之信用謂王國為載辭以使人信而用之有先後之序焉 鄭錫曰司盟掌盟載之法

詛祝則掌為之辭其辭則敘述王國之所信用者非後王所偽為也諸侯祖先受先王誓告之辭書於寶刻傳以為信固可以為驗也使為諸侯者歸而求之故府知夫故事則無敢不率者 李鼎會曰盟詛帝堯之所去惟苗民罔中於信則用之今詛祝作為載辭所以輔其信於悠久而安人心於無所反覆特不可屢盟而為長久之道必繼以寶邦國之制信者觀春秋之鄭屢爭盟於上國慮大國一時言或偏倚而難從必置載作於王朝則邦國之要約乃可實以為信

秋官

大司寇之職凡邦之大盟約治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載之 賈氏曰大盟約者諸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盟盟所有約誓之辭 易氏曰盟約二事也約為之信書而已盟則載牲馬大司寇贊言之則宜蒙掌其事今以盟書為重而不放手約以司約大史見之

也 鄭康成曰天府祖廟之藏六官六卿之官貳副也 鄭錫曰大盟約所以結諸侯之信司盟掌其書刑官不親治之則人無所畏泣其盟要於天地鬼神乃登而藏於天府與實能之書民教之數同大史掌邦之典法則之載以待逆者也內史掌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者也司會掌邦之典法則之載以逆治者也六官六卿之長皆使受盟書之貳重其事故藏之也謹備其失堅故貳之者衆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盟以約辭告神殺牲獻血明著其信也曲禮曰殺牲曰盟 鄭錫曰說者見春秋書盟謂為棄世之事其說出於禮記所謂盟詛不及三王也考之書載苗民罔中於信以覆詛盟則五帝之世已有是事第苗民覆之故數之以為罪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非謂不可盟謂其盟之屢而無信學者不察以周官太平之書胡為王府有珠盤玉敦之事戎右有贊牛耳桃茢之文於此又設司盟之官遂信何休戰國陰謀之說不考之於詩書爾古者結繩足以示信盟詛雖有而未必用去古稍遠淳厚一散世未嘗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善

良而無鬼項此司盟之官所由設 掌盟載之法 鄭康成曰載盟辭也盟者將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蕭伊戾坎用牲加書為世子痤與楚容盟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鄭錫曰此謂合諸侯而盟將與之有所作為而未

古今圖書集成

如其心之同否此所以有疑必有會同會同必有盟盟則司盟掌其法典禮儀焉

北面詔明神

鄭康成曰詔之者讀其敕言以告之也 王昭禹曰幽則實諸神而盟者神之所為也明則盡諸人而約者人之所為也盟諸神約諸人所以結信之道

既盟則祓之

鄭錡曰左傳襄十一年載老盟之文甚悉而可考已盟則司盟蓋其祓蓋諸侯各受其盟誓之辭而此有副貳以為異日之證 王昭禹曰其止則祓於天府司盟則祓其祓也大司寇曰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祓而祓之則祓其祓者非特司盟而已

盟萬民之犯命者謂其不信者亦如之 鄭錡曰此謂合萬民而盟民有犯禁令者既待之以刑矣又慮有敢效而為之者於是盟其犯分之人蓋與其盟成以無或如彼犯命者所為也左傳晉人盟欒黶曰無或如欒黶犯門斬關以出是其類也萬民有不信者謂向已結言而今背之無復信義則與衆共祖之謂者視之以言欲使背信之人必蒙其禍也盟與盟異盟者取其未然盟者懲其已往左傳鄭伯使卒出穀厥行出師大以盟射楨考叔謂已射之後故追祖之也盟盟雖異禮儀皆北面以詔明神故曰亦如之 王昭禹曰邦國有疑會同掌其盟約之義者實者之盟也盟萬民之犯命者謂其不信者亦如之賡者之盟也

凡民之有約刺者其祓在司盟

鄭錡曰民之有約刺者於丹國司約掌之此則祓其祓以備遺失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盟凡盟祖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司盟共其酒脯

鄭錡曰民有盟盟則鄰里當共其牲既使衆庶共質之而鄰里共牲之人必能詰責之者彼將知愧而自悔也已盟又與司盟共酒脯以祈神所其盟之必驗也神之小者用酒脯故祭俟之禮以酒脯醴也考釋之所無竊疑周家之於獄訟者先使之盟盟已竟乃使之入矢鈞金既入金矢乃為之受理而聽之然則刑措之術本諸此乎

祭饗獨斷

祝

太祝掌六祝之辭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未也告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旱風旱也策祝違異病也

祝文部總論

禮記

禮運

修其祝辭以降上神是謂承天之祜

祝祝為主人與神辭也版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詔祝也通之書也 正義曰按特牲少牢禮云祝稱孝孫某用薦成事於皇祖伯某尚饗是祝為主人享神辭下云祝以詔告詩小雅云錫爾純嘏子孫其述是致福於主人之辭也

祝以孝告報以慈告是謂大祥

正義曰祝以孝告報以慈告者此論祭祀祝報之辭按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淶用薦饗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祝以孝告少牢又云主人獻尸祝祝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報以慈告

祝報真敬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假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大也祝報辭說藏於宗廟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幽藏於宗廟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

制經文心雕龍

祝盟

天地定位祀禘禘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與焉報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齊乎文辭昔伊耆始禘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是在茲矣祭之祠田云荷此長邦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顯彰於言矣至於商周書敬曰時元杜告天以萬方罪己即郊禋之辭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專祭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雉鳴於迎日之拜風興夜寢當於附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饗宜社饗饗不有文所以實虔於神祝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禮記昭祭祝辭史辭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宣致善於歌哭之禮則祝辭雖復佑於廟

古今圖書集成

骨之請難造大願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祖也漢之章祝肅其旨禮既總頌備之儀亦參方土之術所以祝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假子既疫同乎越巫之祝體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驅鬼之書於是後之祝祝務於善焉惟陳思王特裁以正義矣若乃祝之祭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謂言行祭而兼讚蓋引神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為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諱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誄因周之祝文也凡聖言特華而降神實務修飾立誠在於無愧所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禮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唐固之記深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策而求昭然可鑒矣盟者明也駢毛白馬珠璣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盟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則盟盟盟以及要誓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祖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淪始崇替在人况何預焉若夫誠漢誠辭氣截雲蜺劉琨徵誓精門弄劍而無補於晉漢反為仇讐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為正誠激以立誠切至以敬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為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失無恃神馬贊曰蓋祀欽明祝史惟誠立誠在肅修辭必甘李代面飾詞言朱監神之來格所貴無惡

祭文
古者祝享史有冊祝義其所以祀之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帝王僧虔之祭顏延之則亦不過敘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於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者也大抵禱神以悔過還舊為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為尚若夫諛辭巧語虛文蔓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之所厭惡也
徐師曾文體明辨
祝文
按祝文者饗神之辭也劉勰所謂祝史陳信資乎文辭者是也昔伊祈始婚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祝文之祖也厥後虞舜祠田商湯告帝殷禮設太祝之職掌六祝之辭春秋以降史辭浸繁則祝文之來尚矣考其大旨實有六焉一曰告二曰修三曰祈四曰報五曰辟六曰謁用以饗天地山川社稷宗廟五祀羣神而總謂之祝文其辭亦有散文體語之別也
祭文
按祭文者祭親友之辭也古之祭祀止於告饗而已中世以還兼贊言行以寓哀傷之意蓋祝文之變也其辭有散文有韻語有體語而韻語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雜言騷體體體之不同今各以類列之劉勰云祭奠之情互恭且哀若夫辭華而辭實情愴而不宣皆非工於此者也
祝辭

按祝者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記所謂綴以慈告者是也辭見儀禮其文不敏僅舉中即集有之
玉璫文
按玉璫文者封禪告天之文也世傳禹王璫辭曰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蓋後人附會之文耳漢武帝時司馬相如病且死勅帝封禪故有玉璫傳於今然其事不經明主所不為也今姑錄其文以備一體
盟
按禮記涖物曰盟劉勰云盟者明也祝告於神明者也亦稱曰誓謂約信之辭也三代盛時初無盟盟雖有要誓結言則過而已周衰人鮮忠信於是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而盟然俄而漸敗者多矣以其為文之一體也故列之而以誓附焉夫盟誓之文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為正誠激以立誠切至以敬詞此其所同也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淪始亦存乎人焉耳
祝文部藝文一
書藝祭勾芒文
宋蘇軾
予在黃州夢黑肥吏以一幅紙請祭牛文却之不
可云欲得一佳文予笑而從之云三陽既至庶草將
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女媧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
毀須臾之間誰為懼者旁有一吏云此兩句會有溫
者其一云不害久已忘之參寥能具道乃復錄之今
歲立春便可用也
歐陽江軍劉昌詩之父書詞彙 周必大

理學彙編文學典第一百七十四卷祝文部

第六三六册 之五一 藝